

談翻譯

思果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休高級研究員

翻譯和思想

翻譯很多時候和思想而不是和文字修養有關的。《聖經·新約·希伯來書》第四章十二節用了 double-edged sword 字樣，人人識得，譯者不用查字典就能翻譯出來。聖經公會印發的本子譯為「兩刃的劍」；思高聖經學會譯為「兩刃的劍」。

有問題嗎？我們先查中文「劍」的字義：「兵器名，兩刃而有脊，下有柄。」再查英文 sword 的定義裏有 consisting of long variously shaped blade（有長而形狀不同的刃）字樣。所以這個字是刀，也是劍。如果要明白指劍，勢必加 two-edged。所以「劍」上再加「兩（雙）刃」就嫌多餘了。有甚麼不能直截譯為「劍」的呢？

我說過，字是翻譯之敵。譯者給字所困，要拳打腳踢，掙扎一番，才能自由。一看 two-edged 就譯「兩（雙）刃」，再看 sword 死譯劍，就像水往下流。要擋住，要抵抗，要查點。譯者何以不用「刀」呢？原因是一般人總把 sword 字譯成劍，還有譯者也知道，刀只有一刃。

這只是翻譯要用腦筋的一例。要注意的事不知有多少。拙著《翻譯研究》和《翻譯新究》裏舉過不少例，而上面這個例似乎最能說明不思想而翻譯的毛病，如果加以提防，別的例也可以不舉了。

談固有名詞的翻譯

翻譯是難事，一般譯者碰到固有名詞（proper nouns）總算可以透口氣，只要把它的音照譯出來就是了。而其實不然。

幾乎誰也譯不好固有名詞。

第一，就說音吧，各種外文的發音不同，只有精通多種外文的語音學專家，才能勉強勝任，一般人連邊也沒有摸到。譬如戰爭在法國發生，報上立刻有很多法國人名和地名出現，把它譯出來就不容易。法文的 r 用小舌（懸雍垂）顫動發出，和別國的 r 全不同。他們快讀的時候，近乎 h 的音，就如我看到抗戰時期大家譯的「維琪（政府）」就是大錯。今天稍有外文知識的人都知道該譯為「維希」。這只是一例。其餘

各種外文都有問題，不必一一舉出。

就單拿英文來說，譯音也絕不輕易。英文的 *v* 中國方言裏還可以找到。吳語裏有。現在北京的青年把「爲」字念成 *vei*，老一輩聽了皺眉頭。總算有了 *v*。 *th* 的輕讀（有氣無聲）中國幾乎沒有。只有極少數的方言裏有，如廣東新興話。遇到 *th* 我們也不能假定讀者全會說新興話。至於英文固有名詞發音之難，連他們自己也頭痛。原因是歷史作祟，許多名詞古時的讀法保存下來，已經和拚法脫了節。就如 Cholmondeley 不讀「喬爾蒙岱立」，該讀「切姆立」（這個譯不準，該譯其額〔二字連讀〕姆立），真只有天曉得。例子太多，舉不勝舉。

再說，專門名詞大都有意思，要不要譯意？Oxford 譯成「牛津」好不好？這一來問題更多了。沒有一個人能懂全世界的語言。即使一種，如中英文，要把固有名詞譯成另一種文字，談何容易。中文的「江南」譯成英文是“the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”，行嗎？我們一看到江南這兩個字，就會聯想到「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；雜花生樹，羣鶯亂飛……」；還有「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；逶迤帶綠水，迢遞起朱樓……」試問這那裏是那句英文所能喚起的？上面引的「金陵」，譯成英文是“Nanjing”（南京），那裏有「帝王州」的聯想？中國地名裏的「陰」字指這個地方在「山之北、水之南」，「陽」字指「山之南，水之北」，譯出來多累贅！至於中國的人名多有出處，不見經史，就見詩詞。譯出聲音，甚麼都沒有了；譯意也顧此失彼，也不大像人名。名字裏有「孟」字的這個人在他弟兄輩裏排行老大；有「仲」字的排行老二，都要譯嗎？

《聖經》裏的人名地名也多有意義；希伯來人、希臘人讀起來和我們讀譯出來的音感受大不相同。有些意義還有疑問，我們即使想譯，還要加注。如聖城耶路撒冷，一說是「平安」的意思，一說是某神名的城。

我不能舉太多的例，因為如果詳盡，要寫一本書。希望上面說的已經可以給從事翻譯的朋友一個概念。翻譯常常要妥協、讓步。語言文字裏不全是「一」、「二」、「三」、「四」，「他來了」，「我去了」那樣簡單。（其實連數目字都不簡單，中國的「七」喪家用了，就帶不吉的色彩；英文的「13」也一樣。中國的「六」，因「六六大順」而吉；粵語的「八」因和「發（財，達）」的「發」聲近韻同，也大受歡迎。怎麼譯？加注加不完。）

最有趣的是 David Hawkes 譯《紅樓夢》裏面賈寶玉等主人人名譯音，襲人等丫頭的名字譯意（襲人譯成 Aroma〔芬芳〕），是否妥當呢？姑不論「寶玉」也有意思，Aroma 也表達不出「花氣襲人」詩句的含意。這個名字重點在「襲」不在「香」。我佩服 Hawkes 的英文，譯筆也是第一流，不過譯人名是誰也沒有辦法的。